

風土初記

孫梨

風 雲 初 記

孫 犁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长篇小說，从“七七”事变展开了故事的描写，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，中国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組織人民武装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，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漲的战斗热情。作者以飽含詩意的抒情笔触，細致地塑造了許多人物，特别是在抗日風暴中飞跃成长的农村新型妇女和人民战士。作品富有鮮明的地方色彩，文笔如行云流水，明丽天然，別具風格。本书第一、二集曾于一九五三年合出单行本，第三集于一九六二年定稿，現特合为一集印行。

風 雲 初 記

书号 1632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272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 13 $\frac{1}{16}$ 插頁 2

1963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3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数 00001—80000 册 定 价 (3) 1.20 元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，冀中平原大旱。五月，滹沱河底晒干了，热风卷着黄沙，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，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，在夜间开放，白天就枯焦。农民们说：不要看眼下这么旱，定然是个水涝之年。可是一直到六月初，还没落下透雨，从北平、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，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。

河北子午镇的农民，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。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，有两个年轻的妇女，对着怀紡线。从她们的长相和穿著上看，全好像姐妹俩，小的十六七岁，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。姐姐脸儿有些黄瘦，眉眼带些愁苦；可是，过多的希望，过早的热情，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，充分的流露出来。

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，知了叫的焦躁刺耳，沙沙的粘虫屎，掉到地面上来。

远处有一辆小轿车，在高的矮的、黄的绿的庄稼中间，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。两个乌头大骡子，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，甩着尾巴跑着。

两个妇女仄着身子看，姐姐说：

“又有人回家了！”

“我看是不是俺姐夫？”妹妹站起身来。

“你就不想念咱爹？”姐姐說。

“我誰也想，可是想不回来！”妹妹提着脚跟，仔細看了一会，赶紧坐下擰起紡車来，嘟念着說：

“真敗兴！那是大班的車，到保府去接少当家的死着回来了。咱的人，一个也不回来，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？”

轎車跑到村边，从她們眼前赶进了寨門。大把式老常从前轎跳下来，搖着帶紅纓的长苗鞭，笑着打了个招呼。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絲袜子的脚，也从車里探出头来望了她們一眼。她們低着头。

这姐妹两个姓吳，大的叫秋分，小的叫春儿。大的已經出嫁，婆家是五龙堂。

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，河从西南上滾滾流来，到了这个地方，突然曲斂一下，轉了一个死弯。五龙堂的居民，在河流轉角的地方，打起高堤，釘上桩木，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險堤。

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：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，旋成一个深坑；或是一滾黃沙，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頂。小村庄并沒叫大水征服，每逢堤埝出險，一声鑼响，全村的男女老少，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。他們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險口，他們摘下門窗，拆下梁木磚瓦，女人們抬来箱柜桌椅，抱来被褥炕席。傳說：有一年，一切力量用尽了，一切东西用光了，口子还是堵不住，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，平身躺下，招呼着人們在他們的身上填压泥土，堵塞住水流。

他們救了这一帶村庄的生命財產，人民替他們修了一座

大庙，就叫五龙堂。年代久了，就成了村庄的名字。

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，实际是生活在風險的海里。人民的生活很苦，多少年来，人口和住戶增加的很少。

每年大水冲了房，不等水撤完，他們就互助着打甃燒磚，刨树拉鋸，盖起新房来。房基打的更坚实，墙垒的更厚，房盖的比冲毁的更高。他們的房沒有院墙和陪衬，都是孤伶伶的一座北屋，远处看去，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。台阶非常高，从院子走到屋里，好像上楼一样。

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，現在有六十年紀了。这一帶村庄喜好乐器，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，不久成了一把好手。他吹起大管，十里以外的行人，就能听到，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們，听着他的大管，会忘記旅程的艰难。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，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，像战敗的画眉一样，搭翅低头，不敢吱声。

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，还是有名的热情人，村庄活动的組織家。

在十年以前，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，暴动从高阳、蠡县开始，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紅旗，集在田野里开会。紅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現，热情又鮮明。

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庆山，十七岁剛过門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，因为勇敢，庆山成了一个領袖。

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，暴动很快的失敗了。一个炎热的日子，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，把紅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頂。农民作了最后的抵抗，庆山胸部受了伤。到了夜晚，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，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

船的底艙，逃了出去。

在那樣兵荒馬亂的時候，送慶山出走的只有兩個人。年老的父親，扳着船艙的小窗戶說：

“走吧！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！叫他們等着吧！”

用力帮着推開小船，就回去了。他還要帮着那些農民，那些一起鬥爭過、現在失敗了的同志們，葬埋戰死在田野里的難友。

另外送行的是十七歲的女孩子秋分，當父親和慶山說話的時候，她站在遠遠的堤坡上，從西山上來的黑雲，遮蓋住半個天的星星，誰也看不見她。當小船快要開到河心了，她才跑下去，把懷里的一個小包裹，像投梭一樣，扔進了小船的窗口。躺在船艙里的慶山，摸到了這個小包包，探身在窗口叫了一聲。

秋分沒有說話，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邊上走，雨過來了，緊密的銅錢大的雨點，打得河水拍拍的響。西北風吹送着小船，一個亮閃，接着一聲暴雷。亮閃照的清清楚楚，她卷起褲腳，把帶來的一條破口袋，折成一個三角風帽，披在頭上，一直遮到大腿，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。

風雨錘煉着革命的種子，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，囑咐它等待來年春天，風雲再起的時候……

慶山出去，十年沒有音訊，死活不知。和他一塊逃出的那個學生，在上海工廠里被捕，去年解到北平來坐獄，才捎來一個口訊，說慶山到江西去了。

高四海只有四畝地，全躺在河灘上，每年鬧好了，收點小黑豆。他在堤埝上壘了一座小屋，前面搭了一架涼棚，開茶館

卖大碗面。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。

秋分擀面，公公拉风箱。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，卖给客人，又求过往的帆船，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砢，这样赚出两口人的吃喝。

秋分在小屋的周围，都种上菜，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，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，就是船家的指引。她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，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，打到地面。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，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，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……

每年春夏两季，河底干了，摆渡闲了，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，回到子午镇，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。

二

子午镇和五龙堂隔河相望，却不常犯水，村东村北都是好胶泥地，很多种成了水浇园子，一年两三季收成，和五龙堂的白沙碱地旱涝不收的情形，恰恰相反。

子午镇的几家地主都是姓田，田大瞎子（那年暴动，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，打伤了一只眼睛。）在村里号称“大班”，当着村长。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，雇着四五个大小长工。在正村北有一所大庄基，连场隔院。左边是住宅，前后三截院子，都是这几年来新盖，一色的洋灰灌浆，磨砖对缝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。右边是场院，里面是长

工屋，牲口棚，磨房碾房，猪圈鸡窝。土墙周围，栽种着白楊、垂柳、桃、杏、香椿，堆垛着陈年的麦秸、秫秸、高粱楂子。五六四大骡子在树蔭凉里拴着，三五个青石大碌礮在場院里滚着。

小做活的芒种和打杂的老温，在柳树下面鋤草，切碎的草屑，从鋤刀口飞起来，不久就落成大堆，一只毛腿老母鸡在草堆旁边找食，紅着臉張慌的叫了几声，丢出一个热蛋，叫碎草掩埋了。

轎車赶到梢門口，老常打了几声焦脆的鞭花，进了場院，把鞭子往車卒上一插。少当家田耀武拍拍衣裳下来，老常帮着往里院搬行李。芒种放下鋤刀跑过来，把牲口卸下，牵到外面井台上去打滾飲水，老温卷着长套。

田耀武的母亲，穿着一身白夏布出来，到車跟前探身看了看，有沒有丢下儿子的东西，告訴老温：

“不要摘套，明儿还得去接人家佩钟哩！沒見過当媳妇的这么尊貴，不請不接就不回来！”

說着，又到东墙根鸡窝里摸了摸，回头看見芒种牵着牲口进来就問：

“叫你歇晌看着鸡，把蛋都丢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天热！”芒种赶紧說，“它們在窝里臥不住，淨去找凉快地方，看也看不住！”

“看你会說！先去打肉，回来村边村沿，繞世界找找去！”田耀武的母亲說着家去了。

一家团聚。田耀武把从北平买来的、日本走私的絲綢衣料拿出来，孝敬父母。又带回一些乡下还没見過的新鮮物件：暖壶、手电棒儿和保險刀。把一部《六法全书》陈列在条案上。

他在北平朝阳大学专学的是法律，在一年級的时候，就习练官場的做派：长袍馬褂，絲袜緞鞋，在宿舍里打牌，往公寓里叫窑姐儿。临到毕业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北平的空气很是紧张，“一二九”以后，同学们更实际起来，有的深入到军队里进行鼓动，有的回到乡下去组织农民。田耀武一贯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，他积极奔走官場，可也没得攀缘上去，考试完了，只好先回家里来。

父亲安慰他說：

“能巴結上个官儿，自然很好，实在不行哩，咱家里也不是愁吃愁穿，就在家里吧。供给你上学原不过是叫你学会写个呈文状紙，能保住咱这点家业过活就行了！”

晚上，二門以外也有个小小的宴会。老常和老温坐在牲口棚里的短炕上，芒种点着槽头上的煤油灯，提着料斗，給牲口撒上料。老常说：

“芒种！去看看二門上了沒有，摸摸要是上了，轎車車底下盛碎皮条的小木箱里有一个瓶子，你去拿来！”

芒种一丢料斗子就跑了出去，提回一瓶酒来，拔开棒子核，仰着脖子喝了一口，递给老温。老常说：

“尝尝我办来的貨吧，真正的二鍋头！”

“等等！”芒种小声說，“我預备点菜。”

他抓起喂牲口的大料杓，在水桶里涮洗涮洗，把两輛車上的油瓶里的黑油倒了来，又在草堆里摸着几个鸡蛋，在炕洞里支起火来炒熟了，折了几根秫秸尖当筷子。

老常说：

“小小的年紀，癮头挺大，別喝多了！”

可是每回輪到芒种，他总是大口招呼，不多几口，就到炕头上趴着去了。

“这孩子！”老常叹了一口气。

老溫說：

“老常哥，保府熱鬧吧！”

“我看着很亂騰，人心不安。”老常說。

“看樣子，得和日本人打打吧？”

“車站上軍隊倒是不少，家眷可淨往南開。”

“那是不打呀！日本人到了什麼地方？咱這裡要緊不？少當家的怎麼說？”老溫着急的問。

“他知道什麼？”老常笑着說，“他就知道三樣：到了保府，還去住了一宿哩！”

“咳，這才是！”芒种一滾爬起來說，“佩鍾等了半年，怎麼不憋到家就撒了！”

老溫說：

“這你就精神了！”

“我看咱們少當家的成不了氣候，”老常又嘆了口氣，“雖說上的是大學，言談行事，還不如他媳婦。一家子苦筋拔力，供給着這麼個廢物！”

“苦什麼筋，拔什麼力呀？”老溫說，“地裡有的是大車大車的糧食，鋪子裡放債有的是利錢，還有油坊花店，怕不夠他糟嗎？一抽一送，倒不費勁。我們這些人，再加上城裡打油軋花的那一幫子，可得一點汗一點血干一整年哩！”

“你看俺們這個，”老溫又摩着芒种的頭說，“別說大學，連小學也沒進過！”

芒种也拍着老溫的脊梁說：

“鬧的俺老溫哥快五十了，連个媳妇毛也摸不上！”

“芒种，來我給你破个謎，”老溫笑着，“两根筷子，夾着一根魚刺兒——是什麼？”

“我猜不着。”

“我們两个大光棍加着你这小光棍！”老溫說，“咱們这长工屋，也該起个堂号了，就叫光棍堂，要不就挂块匾：五世同光！別說了，安置着睡觉！”說着一抬大腿从炕上跳下去。

芒种露天睡在場院里，地下鋪着一領盖梁的席。天晴的很好，刮着小西北風，沒有蚊虫，天河从头上斜过去，夜深人靜，引导着四面八方的相思。

这孩子，已經到了入睡以前要胡思乱想一陣的年齡。今年十八岁了，在这个人家已經当了六年小工。他原是春儿的爹吳大印在这里当領青的时候引进来的，那一年大秋上，为多叫半工們吃了一頓稀飯，田大瞎子恼了，又常提秋分的女婿是共产党，吳大印一气辞了活，扯起一件破袍子下了关东，临走把两个女儿托靠給亲家高四海，把芒种托靠給伙計老常。告訴两个女儿，芒种要是縫縫补补，短了鞋啦袜的，帮湊一下。芒种也早起晚睡，抽空給她姐俩担挑子水，做做重力气活。

农村的貧苦的青年，一在劳动上結合，一在吃穿上关心，就是爱情了。

今天，芒种去打水飲牲口，春儿在堤埝上低着头紡綫，紡車輪子在她怀里轉成一朵花，她的身子歪来歪去。芒种直直的望着，牲口把水喝干了，用嘴把梢桶挑起来，当唧一声，差一点沒掉到井里去，春儿回过头來笑了。

芒种望着天河寻找着織女星。他还找着了落在織女身边的、丈夫扔过去的牛勾槽，和牛郎身边織女投过来的梭。他好像看見牛郎沿着天河慌忙追赶，心里怀恨为什么織女要逃亡。他想：什么时候才能制得起一身新人的嫁装，才能雇得起一乘娶亲的花轎？什么时候才能有二三亩大小的一块自己名下的地，和一間自己家里的房？

半夜了，天空滴着露水。在田野里，它滴在拔节生长的高粱棵上，在土墙周围，它滴在发紅裂縫的枣儿上，在寬大的場院里，滴在年輕力壮的芒种身上和躺在他身边的大青石碌礮上。

这时候，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，睡的很香甜，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，会有人想念她。她也听不見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，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。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綠的蝻蝻儿，吸饱了露水，叫的正高兴；葫芦沉重的下垂，遍体生着像嬰兒嫩皮上的茸毛，露水穿过茸毛滴落。架上面，一朵寬大的白花，挺着长长的箭，向着天空开放了。蝻蝻儿叫着，慢慢爬到那里去。



話虽那么說，田大瞎子还是替儿子張罗。他家和張蔭梧沾点亲戚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叫田耀武到博野楊村去一趟。那时張蔭梧管轄着附近几个县，要組織民团，还要“改选”区长，就叫田耀武回到本县本区服务效力。

田大瞎子随着办了几桌酒席，把全区的村长村副請来，吃

到半截腰里，把儿子的名片发下去，又叫田耀武敬了酒，他才把請客的意思說明：

“請各位老兄老弟照应照应你們的侄儿！”

那时的村长村副差不多都是田大瞎子一流人，就說：

“不照应他还照应哪个去？可是一件：耀武当了区长也得照应着我們哪！”

田大瞎子說：

“那是。有个大事小情的，总得比別人有个看顾。張专員說：不定哪天日本人就会过来。这，我們誰也沒有办法。国家养着那么些軍隊，都打不过，你們說我們老百姓可有什么能耐，擋住人家？可是，我們得防备一件：到了那个时候，地面上不安稳，我們就要吃亏，我們是吃过亏的人了。放耀武在区上总好一些。張专員又要組織民团，不久这些公事就要下来了，各村殷实戶主，都得出入买枪，这是件風火事儿，区上要沒个靠近的人儿，咱們可有很多事不好办哩！”

“今年这么旱，大秋好不了，可哪里有富余錢买枪啊，一杆湖北造就要七八十块大洋哩！”有几个村长村副发起愁来。

“这是張专員委派給耀武的命令，我們也沒法駁回。”田大瞎子說，“可是也犯不上为这件事情发愁作难。各位回到村里掂对着办就是了，叫那些肉头厚的主儿买几枝，其余的就摊派給那些小主儿們。可有一件：錢叫他們出，买回枪来，还得拿在我們手里！”

宴会完毕，各村村长村副都說在改选区长的那天，投耀武的票。

天很热，送客出門，田大瞎子就搬一把藤椅，放在梢門洞

里，躺着歇凉。

东头有一个叫老蒋的，这人从小游手好闲，专仗抱粗腿吃饭。他每天指望的就是村里出点横祸飞灾：红白大事，人命官司，失火求雨等等，找些油水。这些日子天旱，农民们早早晚晚好站在村边大堤上望云彩等雨，他就过去：

“老天爷又等着子午镇的好戏看了！”

农民们答腔的很少，他们明白：就是眼下落了透雨，收成也不会好，再加上求雨唱戏花钱，穷人更是难办。

老蒋正自没趣，看见大班的客人们走了，就摇着蒲扇拐到这里来，他放轻脚步走到田大瞎子身边说：

“我说呀，老天爷也瞎眼，这么热天，他还不下场雨叫你老人家凉快凉快！”

田大瞎子眼皮也没抬，只把翘起来的一只挂在大脚趾头上的鞋，摆动摆动。半笑半骂的说：

“滚蛋吧！又跑来喝我的剩酒了！”

“叫我看呀，你还是不会享福。”老蒋说，“大地方不是有了电扇吗，怎么还不叫耀武买一把回来呀？我们也站在旁边，跟着凉快凉快。”

田大瞎子不说话，老蒋就冲着他搦起扇子来。田大瞎子坐起来说：

“算了。你去把管账先生叫来，有点剩酒菜，你们一块吃了吧！”

老蒋跑去把先生叫来了，田大瞎子告诉他们派款买枪的事。

先生抱着大账算盘，老蒋背着钱插，先从尽西头敛起，到

了春儿家里。

秋分和春儿正为冬天的棉衣发愁，每天从鸡叫，姐妹两个就坐在院里守着月亮紡綫，天热了就挪到土墙头的蔭凉里去，拚命的擰着紡車，要在这一集里，把經綫全紡出来。一見又要摊派花銷，秋分就說：

“大秋都扔了，正南巴北的錢粮还拿不起，哪里的这些外快？”

老蔣說：

“你說这話就有罪，咱村的收成不賴呀！”

“誰家的收成好？”秋分問。

“大班的支谷，下了一亩八斗，你砍我的脑袋！”老蔣說。

“別提他家！”春儿說，“那是大水車的灵驗，我們哩，我們这些穷人哩，別說八斗，八升打出来，你砍了我的脑袋！”

“你可有多少地亩呀？”老蔣笑了。

“他地多，就叫他把錢全垫出来呀！”

“人家不是大头！”

“他家不是大头，难道我們倒成了大头？”

“这是閩村的事，我不和你小丫头子們爭吵，”老蔣說，“你不拿也行，到大众面前說理去！”

“你們是什么大众！”春儿冷笑着，“还不是一个茅坑里的蛆，一个山沟里的猴！”

管賬先生說：

“你这孩子，不要罵人，这次潑錢是买枪，准备着打日本，日本人过来了，五家合使一把菜刀，黑間不許插門，誰好受的了啊？”

“打日本，我拿。”春儿从腰里掏出票来，“这是上集卖了布的钱。我一亩半地，合七毛二分五，给！”说着扔给老蒋。

“这就是咱村的一大害，刺儿头！”老蒋走出来，和管账先生嘟念着。

听说山里的枪枝子弹便宜，老蒋在那边又有个黑道上的朋友，写了封信，田大瞎子派芒种先去打听打听。这孩子吃得苦，受得累，此去西山一百多地，两天一夜，就能赶回来。

芒种轻易不得出门，听说叫他办事，接过信来，戴上一顶破草帽，包上两块饼子就出发了。

这时已是起晌以后，农民们都背上大锄下地去了，走到村边，从篱笆门口望见春儿和秋分，正在葫芦架下面经布，春儿托着线子走跳着，还挂好一边的橛子。芒种想起身上的小褂破了，就走了进来。听见脚步声，春儿转过身来，没有说话。秋分抬头看见，就说：

“起晌了，你倒闲在？”

“我求求你们，”芒种笑着说，“给我对对这褂子！”说着把饼子放下，把褂子脱下来。

“什么要紧的事，你这么急？”春儿停下手来问。

“到山里送封信！”芒种说。

“颠颠跑跑的事，就找着你了！”春儿盯着他说。

“没说吃着人家的饭嘛，就得听人家的支唤。”芒种低着头。

“叫春儿给你缝缝，”秋分说，“她手上带着顶针。”

春儿回到屋里，在针线筐箩里翻了一阵，纫着针走出来，一条长长的白线，贴在她突起的胸脯上，曲卷着一直垂到脚